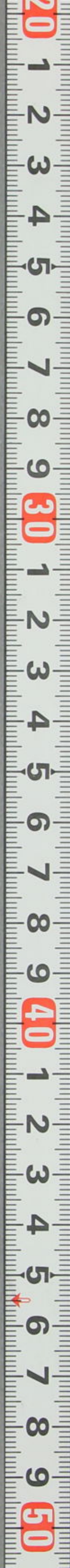


嚶鳴館遺稿

卷之七

16
831
7



16
831
7



平洲先生嚶鳴館遺稿卷之七

尾張 紀德民世馨著

米澤 神保行簡

門人 東都 泉 長達 同校

久留米 樺島公禮

行狀

淡淵先生行狀

淡淵先生、本姓福尾、諱維寧、字文邦、考曰莊右衛門、
取與平氏、生先生于參舉母、莊右仕尾為騎士、屬竹



腰氏竹腰氏宰中西氏無子請養先生爲子先生是
以爲中西氏嗣食二百石其幼時韓使過尾見先生
於途止輿謂曰視兒相必有令名與之筆墨去旣而
讀書賦詩及長長六尺手垂至膝資性溫和動止鎮
靜雖家人不見喜愠之色專精力學明誦晦思每至
雞鳴隱几坐睡逢一師必從問得一書必手寫荷上
手者莫不檢正年三十餘弟子日進請益則自四部
之書古今傳注醫卜陰陽稗官小說至我 邦朝典
野乘國風里謠文武衆技答問如響然自視歆然常

悔其無能袖筆硯記所聞謂曰二三子敏不必自苦
我善忘不如此則無所識焉弟子問曰某經孰據曰
從子之所信闕子之所疑其於微言也吾未知其孰
合孰離不如各得其所得以施之人施人而有益雖
不中而不遠矣何必執一義又問某某之學如何曰
其學名家豈虛然哉二三子後自知爲文願學漢先
生曰讀班馬諸史欲爲宋曰王蘇諸集在焉請爲詩
學盛唐曰自李杜不乏其法好晚唐曰爲元白不亦
佳乎與人語不善則自責曰某遲鈍未達尊意試言

吾之所得、吾之所得云云、未知是否、其交際也、無雅無俗、窮其歡心、盡日相語、無厭色、弟子有過、則蕭然不言、以爲常、故人人承顏色、唯謹、寬延庚午、春從竹腰君東、其邸在赤坂、書生請業者不已、許舍南芝、而教授有事、則使人就咨、非有政、不敢召、於是四方之士、多在門、先生日修容上座、嚴冬盛夏、夷然無異色、然而善病、弟子爲請其自寬、曰、自相無久、不如從吾所好、以永今日也、請所著、曰、二三子有爲也、奚必以我哉、偶有爲、亦不留稿、旣病篤、使弟子扶持之、尚不

輟講、比將不起、舉所筆著燒之、曰、未定之書、恐誤人、嘗欲刊一書、校正窮切、稿成未授工、有人竊以刊、弟子欲責之、不許、曰、分勞亦好、在尾時、有卒將得罪者、君怒甚、自狀其罪、使先生讀以讓、而在後聽之、先生隨讀、隨易讀了、反命曰、某服罪矣、君不悅、起入、左右私先生曰、何不先請、曰、方讀覺之耳、何不謝、公親聽之、不可則問、其亦可之、不謝而退、君亦悔曰、非伊人、殆使我失其事、君補過多、此類也、在芝時、同僚來別、其人少長於君、恃寵專權、先生取磁杯十枚、毀一與

西齋雜錄 卷之七
之其人愕然未言先生徐曰虧盈之形也且與使偶
竟竒也不如使竒待偶其人感謝後自抑損終身不
敗其於交遊多此類也有所親病者德民請代往及
反問瘦瘠答曰審之家人先生默然良久曰吾宜使
奴焉無爲也勞子民大懼請復之先生曰善端座至
曉待民歸乃釋衣帶矣患渴侍者進飲見少失容却
之曰思而後來如此再三其終曰好其教人多此類
也其奴舊逐于數主事先生二十年未嘗訴苦一日
民見其泣于厨下問之乃曰主未嘗疾言爲我疾言

我罪當死民驚入請先生笑曰修籬使用竹見其用
木疾呼彼卽以爲怒乎民以其言喻奴奴喜復愈泣
及先生卒剃髮辭去寶曆壬申秋七月十五日卒南
芝舍年四十有四矣葬于緣山南陞瑞華院君悼之
淚下命吏護葬厚撫諸弟子弟子多行心喪先生生
一女君命以大田氏子配之爲後嗚呼德民童齡初
見先生與同州之士淺野巨卿飯田子晉伊勢伊藤
吉甫信濃南宮喬卿美濃野口侯澤等諸人日受業
於其叢桂之園旣西遊長崎得其士小河仲栗飛鳥

子靜真野子柏而還並亦事先生尋與仲栗從其東
入關前後十有餘年夙夜莫不賴其教訓者矣夫梁
壞之歎弟子同感然至自少涵泳其德則民最不堪
廬冢之悲云謹狀

福島太孺人行狀

太孺人姓福島氏考曰源五右衛門諱昌言國相成
瀨氏之宰也妣飯萬島氏以享保三年戊戌九月二
十二日生太孺人元文元年丙辰太孺人年十九歸
先騎隊長成田丹宮君諱喜和而生男名喜起字子

興子興生三歲丹宮君卒時太孺人年二十五而舅
白峰君先致仕年七十老矣太孺人上孝事舅君下
撫愛孤子負操安靜料理家事一不失宜後五年白
峰君卒太孺人慈範益嚴教誨子興無所不至自文
藝武技皆使就名師而學故比其成童誦讀之業進
退之容弓馬劍槍把勢鳥銃等無不習慣者但不許
淫靡歌曲一唱其口翫戲絲竹一上其手矣性畏雷
而恐子興視以慣怯每雷鳴必端坐正襟未嘗一爲
畏怖之態子興年二十始補行人將祗役于東都以

其幼而承後祿減家貧恐行資之難給太孺人正色曰汝因先人之餘慶生長乎君恩乎乳哺之中今而得庶幾報萬一豈可以貧窶趨趨哉乃自其衣服器用傾箱以足之躬自衣垢食蔬欣然毫無厭色愈益勉勵子興不使一日遑息于家既而子興轉先騎隊長尋遷監察加賜祿百石於是復祖考之舊四百石云在監察十八年公正允職及進拜政府司儀其祿八百石子興以得厚奉太孺人爲悅焉太孺人見之不喜乃謂曰我之能成汝以至此也盡君之澤也汝

之能承父祖以至此也盡汝之勤也汝唯繼之無失墜則我之願足矣外之豈有樂意耶若煖衣飽食徒虧君之所恩賜以供己則我雖老不能安焉終身不易素志天明六年丙午十一月二日卒享年六十有九矣余自登仕與子興君相喜君泣語太孺人之終始者如此是爲狀

傳

小河仲栗先生傳

先生肥長崎人也姓小河諱寬字仲栗家世掌監送

紅毛之貢物兄弟三人伯與季代承事而仲栗業醫最善治瘍少而讀書長而好性理學爲人矐目巨鼻甚口鬣須皙膚黑毛聲音雄壯氣性剛直不與物和然忼慨趨人之急視所親有過則面折盡言悔則又善遇之是以人亦多歸之有豪族請治者辭曰邑不乏醫何獨某己不往貧者請之輟食吐哺而往不避疾風迅雨覩其無資則遺食買肉以啜之所活常多人欲學其技則曰是非大丈夫之事有一生自伊豫來鮮衣麗飾通謁願爲弟子仲栗熟視曰醫者賤業

人之有疾病也竭蹶而走髮不遑理履不遑著子豈能之乎拒之其人聞之自髡衣敝垢徒跣而進願必受教於門乃許之數歲將歸咸取藥厨之所有以治任曰我師非久爲醫者此物終無用仲栗笑而不問矣行遊王國比還有客自言大村人請與俱不許曰僕隣鄉人久病于京何見拒之固仲栗乃與乘舟下淀水其人誤洩客衣客大坂狹少與其徒六七人將起甘心其人叩頭謝罪舟中皆爲之解喻不聽仲栗熟視久之徐起曰止豈有大坂之豪而爲人所洩

者乎、因扶其人復洩之、曰洩亦死、不洩亦死、等死不若洩而死之快也、攘臂按刃、目眦裂、須髮張、諸少大驚、投水而逃、是歲西州旱蝗、餓莩相望、長崎粟日踊貴、府尹某氏憂之、發倉賑邑民、令戶長一人日就倉量口受米、而故富者羞往、貧者失貨備、人人嗟怨、無以言者、仲粟乃書其不便、沐浴盛服、至鎮府門、吏拒之不進、仲粟勵聲曰、民小河某欲以告急、公等止之、何、門吏不敢不以告、府尹卽出見、親受而讀之、問曰、急變如何、仲粟頓首答曰、我公有此惠政、而使民怨

嗟、小人以爲不如附粟於諸街長、使逐戶口致之、之便、然無由言之、詐吏進謁、罪當死、府尹大悅、立命從仲粟之言、闔邑免飢餓焉、有父死而兄弟分產者、兄多自與、曰我長矣、弟曰皆子也、乃計室兩分、裂衣割噐、而後異籍不通、或飲仲粟酒、不弟者在坐、進請曰、願得觴而飲、因自通姓名、仲粟驚曰、子乎、兄弟相剖一缶者乎、曰是是則某觴不可得矣、其人作色曰、何也、曰父母者身之本、而父死不哀、兄弟者同胞、而爭財相惡、卽所謂人面獸行、某雖無行、不欲執杯酌矣、

於是其人怫然大怒曰、河君辱人之至此乎、提刀而起、仲粟不動、徐曰、吁、何耻之晚也、人而不孝、弟、僕妾且不齒、不耻、僕妾之不齒、而獨耻某之不觴、吁、何耻之晚也、其人不勝忿怒、欲必死之、座中遽相與扶之去、謂仲粟曰、先生戒之、彼必有報、仲粟笑曰、不能忘利半缶、豈能死於辱哉、舉杯相酬、盡歡而去、歲餘、其兄踵門曰、我弟不通問數年、一日忽來拜朔、又來拜望、而後朔望必來、然我不答、而彼不輟、殆且一年、我疑其所爲、始問之、曰、往河君謂我獸行、退而自念之、

欲悔謝於吾兄、而無由、是以來拜、言未畢、兄弟相擁而泣、此君子之錫、何以報德、自是兄弟從仲粟而學、遂爲善良矣、治甲之子乙不孝、見逐、仲粟偶治病至民家、主人呼少年作鱠者見之、仲粟驚曰、嘻、是不孝之子耶、鱠進、不食而出、久之、治夫婦且泣且來、跪曰、兒聞屬隣母一壺酒、以其意遺吾、曰、吾悔之無及、願時時飲食之、吾夫婦以爲彼窮困而念家、是毒我也、且怒且泣、陰棄之、其後屢遺、隨遺隨棄、久之、我婦以爲兒雖愚而不孝、豈得數爾乎、吾唯有此子、而欲殺

吾吾生固不如死及我之出竊少嘗之無異遂飲之甚美待吾返言之吾亦驚喜乃使人召之至則泣曰河君鄉黨之所敬而不食我所作之鱠也悔之無及聊以自報耳其化爲孝子如是小人老矣因君而得子死不敢忘矣其爲鄉里所尊敬如此而愈憂流俗輕俊無賢師友是時尾張淡淵元子欲使弟子紀德民學華音於崎而無爲之主者至紅毛過尾德民要之驛舍與崎人結識與仲栗之兄相識曰我弟某亦嗜學好友君幸來我必使之爲主今秋德民遂西遊

長崎徑造仲栗仲栗喜而出把手曰久矣我望君也因招親戚朋友共相飲以勞之猶待通家舊識遠返者此夜二人相語徹旦妻桑野氏食德民必有魚仲栗却之曰世馨之來豈哺啜之爲乎哉不分麤糲亦恐非其志也仲栗所善飛鳥淵字子靜富而好學亦見德民大悅於是三人相結序齒遂欲因德民送師元子修書致其意報至齊戒沐浴東向而拜共稱元氏之弟子其子名爵生五歲謂德民曰君東歸幸以我兒行我亦尋行居三年德民聞母疾而還仲栗子

靜送之七十里、東至永昌亭、曰、君之行急、我不可屬爵、君待吾之以兒行、一見我師焉、德民歸、則母既逝、哀毀成病、久之無瘡、德民恐資產漸盡、而使我考愁、欲寄書于崎、以借百金、先考聞之、曰、童子未曉事、一行之書、豈能取百金於千里乎、書至、子靜謂仲粟曰、吾能以百金助紀生之孝、固非所惜也、即盛以匣、而題曰石、以報寄德民、後二歲、仲粟欲之尾、而兄弟不聽、於是與爵之宰府、宰府有管公廟、崎俗有往謁者、則不敢沮、遂東到平安、發書報德民、民即往迎之、相

偕歸尾、同事元子、仲粟誨爵曰、汝事世馨、猶事我、而後不復撫爵、居歲餘、元子以其職而東、仲粟從焉、竹腰君嘉仲粟、授之饋、人謂之曰、賢子尚幼、何忍委去、仲粟曰、公豈石人、寔其死矣、子其誰依、獨我兒有依焉、來往書信、不一問爵、居一年、元子留而教四方俊士、於是召德民、携爵而東、旣而元子卒、與仲粟偕僦舍同居、而助課諸生之業、知其無西歸之意、因勸召桑氏、桑氏至于尾于德民之家、時仲粟病而不得往、比德民歸省、因扶之東、初仲粟之去鄉、桑氏賑而生男、

鼎至此五歲與其姊隨母而來仲栗亦使德民取石
村氏時子靜往喪母及妻與子去鄉來于尾而主德
民之家遂扶先考東於是五姓同居仲栗子靜事先
考猶子易衣而出并日而食養老撫幼相得而樂人
賀先考曰三賢子二孝婦三順孫翁何享福至此也
久之子靜寢疾相與恨不能備養子靜以爲大足矣
至死毫無悔恨之色及子靜之歿喪之猶兄弟也仲
栗已以學于諸侯然好直言數失意貴人慨然歎曰
某西肥鄙人辭家遠遊精意事師亦唯欲使吾兒知

我志專在經術也今兒旣成童知我所志顧揖遜辭
讓以爲賓師非我之所能也不如降志以助世馨之
業也苟使其得育英養才以行其志則我亦何爲而
不爲俱貧無爲也復業醫將妻與女出居南芝寶曆
七年丁丑夏都下大疫爵鼎皆罹患爵革仲栗正色
謂之曰爵乎人情懷土豪傑之士或爲折志汝幼而
聞賢者之教讀聖人之書免爲鄉人我之與汝亦已
足矣壽夭命也如之何言畢抱鼎而去曰我之視之
不如世馨明日爵歿鼎思德民夫妻不已德民之妻

亦病德民晝夜往來視妻與鼎仲栗悔之乃負以還
之後數歲仲栗病劇見鼎之侍而不悅常揮使歸桑
氏請所欲言曰唯世馨之聽終不復言十一年辛巳
六月十三日卒南芝舍享年五十矣葬之緣山元子
墓側葬畢寡孤歸德民家崎人來迎桑氏子母子母
不肯返辭曰先人有命願仰紀君以終焉後德民嫁
其女於宇內氏初桑氏見其伉直不與物相容數言
之乃傲然捋須長嘯曰天地間有獨世馨之容我則
足矣有所親日來省病因言君何不自爲後圖而一

委紀君仲栗面壁而卧不復與言其人慚而去臨終
綿悞國家大喪適發戒火甚嚴蚊集桑氏薰橘皮
以驅之仲栗開目曰我今且絕豈知蚊乎謹勿犯令
隣家翁聞之曰人謂河君賢果信及卒匍匐來助民
自與先生相知十六年于崎于尾于東都同居十餘
年未嘗有纖毫矣子七人長曰熊次女養于伯氏
次女留崎次爵次女次男養于季氏次鼎
爵字仲翼幼聰敏在尾時或戲之曰童子不孝前棄
母於西海今又棄父於東海答曰是父之命也我聞

順父爲孝，未聞違父以爲孝也。其人大驚，父病侍養甚謹，每朝遣奴受藥，醫官井上君憂奴返遲，夙爲作粥，伏火於竈，自適受藥，見先者先受，其後爵往常先君異之，輒出問狀，無有漏失，益大奇之。每且問曰：河孝子來也，未其授藥，必先乎人焉。比十二三賦詩屬文，嘗從父執木君，恕遊飛鳥山，而爵詩先成，君恕曰：諸君無復摸索驪珠已落河童子之手，避雨田家翁，嫗見爵爲貴公子，待之甚謹，好讀左氏，通其義，十六冠而字，寶曆丁丑八月十一日歿，將死執鼎手曰：鼎

乎，我不得報，因極汝能孝父母，能事紀先生，見親友在側者曰：諸君幸念我，勿忘我弟，爵墓亦在元子墓側，嗚呼德民自童齡，交遊亦多，而至其終始，切切惇惇，相規相信也，未嘗有如仲粟子靜二子者，古人云：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我於二子也，獨無慚焉，子靜不幸，未及成名而死，我深憫焉，故傳中詳及之。

奧貫友山小傳

奧貫正卿字伯雅，號友山，本姓荻生氏，其先仕相北條氏，及小田原燿，變姓耕武，入間郡三芳野，子孫遂

住其久下戶村、世富農桑、正卿至、性惇謹、其於父母昆弟、孝友之美、不可勝狀也、少而好學、受業成、爲錦江先生、篤志經藝、且以書多、亦名博涉矣、寬保壬戌、關東大水、郡最受害、民舍漂沒、亘數十里、正卿即載食舟、與僮奴漿以行、行食餓者、視其濕處而病者、悉載歸養之、已家、因請其父曰、大人生平誨兒力儉節用、豈爲有今日之急耶、今水飢如此、願傾家世之所積以當之、父大說曰、固我志也、於是發倉大施、予飢民、飢民傳聞爭至、門前如市、正卿先多作粥、而擇奴

之最恭謹者以待之、戒曰、俄餓非固貧、謹勿輕慢、使隨至、厚弔唁、且拜其辱、一如接親客、而不問壯幼、與人米四升而行、受者莫不感泣、旣而粟盡、又使人齎金四方、大買金盡、又請其父質其田宅於東都巨富、得金以繼之、自冬十月至夏四月而止、惠之所及四十餘村、終始所救活十餘萬人云、事聞、河越侯侯大悅、召見正卿、親賞賜時服佩刀、爲設盛饌、而使大夫伴食、侑以古畫一幅、蓋侯家之所珍藏也、其後屢顧其廬、而藩士大夫志學者來往其家、月無虛日矣、初

縣官下令禁民離土就食蓋恐其因之遂流散正
卿聞之蹶走到東都見錦江先生泣曰官今令飢民
不得出乞雖亦有富豪好施者而聞禁不果徒使下
民怨嗟朝廷無恩先生其得無以告乎先生感奮爲
上疏以陳其不利疏入即日禁解於是關東富民往
往出私畜所在多免餓死矣明和武上二州荒饑
愚民相集爲盜日劫奪富人毀壞民舍見暴者甚多
將及其家有一人走至大呼於其徒曰是我與貫翁
君之居也昔者寬保水災以有翁君使我祖父母兄

弟得生存汝知之乎衆大驚相顧曰吾儕無力之可
以報大恩而反可虐我翁君哉相招俯伏悔謝而去
以故四近皆免患害矣以天明七年歿壽八十遺言
曰我死則置聖經一通几上以卒哭而謹勿佞佛初
娶須田氏生二子而歿二子亦夭再娶福岡氏生男
女男名正俊女歸某氏余弟子西澤周素與正卿相
善余久聞其爲人正卿亦聞余之所爲而說以其老
而不能行屢使正俊來問贊曰

孝友訓家如翁其肥學習能行如翁則希積而能散

泮水忘饑惠施至此福之所歸我爲作傳不堪歔歔
說

道說

道者天地自然之道也而非人之所造作也有天地
則有陰陽有陰陽則有男女而人者承天地之精而
生乎陰陽之化卽一動一靜亦効二氣之自然而已
矣其動也行行則成道上古聖王循以修之由以行
之而後今之所謂道者成也夫今之所謂道者亦何
異乎當初之道云者道道路也人行者也行者由此

以行不由則不可行矣于西于東于南于北方非一
則行亦非一孝弟忠信仁義恭敬行之所以殊名也
蓋唐虞之際由已久四通八達唯其行乎所行也所
行而行無有不正其行乎所欲行不必由正蓋聖人
觀而懼焉爲作之防以塞邪徑欲塞邪徑故表正路
蓋禮樂表自然之正路者也刑政防人欲之邪徑者
也先王循天地之道而修之由之表之以道後者耳
非造之夫有物而有名非有名而有物矣果所造而
非自然則名而後物也名而後物也者非所聞矣天

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其言確明又何爭哉曰夫人有教則人無教則獸其死于仁義非自然而死知死于仁義也知死于仁義也教使之然立教者聖無聖則無教教而後五倫明矣道果非自然也聖聖繼教教益成焉世世嗣習習益熟焉習慣如性豈自然乎哉曰子不亦見彼鳥獸乎鳥有含其死子者有爲其類而鬪喙他鳥而死者獸有埋其死子者有爲其類而鬪嚙他獸而死者類有匹故云關關雎鳩

在河之洲群相保故云鹿斯之奔其足伎伎得食相呼故云呦呦鹿鳴見畏相驚故云鶴鳴在原誰教之仁誰教之義鳥稱孝蟲名義誰謂非自然雖禽獸尚猶有然况斯人而謂之無哉今喻之曰非自然是忘天也喻之曰自然是敬天也夫忘與敬於天如何蓋古之神知先知敬之故修之由之不敢違天也董子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可謂善語道者曰先王作禮樂作之造道也然而非耶曰夫天至幽不可知唯聖能知故承以行之人待之然後能不戾聖於是乎神焉

譬如至尊也、唯在位能知、故承以布之、民待之、然後能不違、在位於是乎貴焉、夫承以教、故人敬之、聖亦人耳、人教人、而無之能侮、以有所承也、然曰非自然、是無所承也、其極聖猶人矣、在位亦人耳、人制人、然而無之能犯、以有所承也、曰不出于君、是無所承也、人將相、豈唯犯之、天之而聖斯神、神則化、化而德成焉、人之而聖斯侮、侮則廢、廢而德敗焉、蓋作禮樂、亦有所承焉、聖能作禮樂、而不能作人心、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其中、夫道者、天地自

然之道也、循自然而修之、先王之教也、奉教而儻勉、學者之業也、若曰先王所造、非天地自然也者、不獨立言之、失蓋其見道亦淺淺哉、

宋澤賢容公子字君績說

米澤侯貴介弟將冠、侯使使來問、所以字之者、於德、民德、民如宜辭者、然以千里辱命、謹因使者進鄙衷、竊惟公子至性孝友、侯亦愛之、以德使其幼、長師訓、長而益戒、何德不成、何行不立德之成、行之立、大邦人士咸將曰、以君爲兄、猶且以德居其寵、以行保其

身況在小人其可不勉哉是亦佐侯爲治也其績豈小小哉然則人士臧否教化興衰公子遂不得不任其責矣抑千乘者大政君弟者大貴以大貴佐大政古之有令名也常於是其有驕邪也亦常於是公子不可不慎矣帝典所謂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後來所望于公子于大邦要亦不出乎斯其允不出乎斯公子名勝熙敢請配字曰君績

銘

杯銘 並序

秋田益君微事君忠且文丙戌仲秋望侍宴東都邸侯舉杯賜之曰吾樂民之樂女亦無樂吾之樂乎請一醉於是其國大有年君微再拜誓首與祝曰豐年之樂樂民之樂豐年之樂樂君之樂上得所樂下知所樂厥政以若厥德以澤使民無瘼力急東作自今以落濟濟其穫嗣獲歲穫萬億侯橐厥生不薄國之所廓廓則綽綽恩之及博醉此禮酌永我斯恪又再拜誓首捧杯而出藏諸家以爲寶屬余作銘昭君恩也銘曰朱圓如日赫赫出雲所錫之杯德飽酒醺奉

若赤心、世世事君、明和柔兆、闍茂九月、既望、

西條滿福寺鐘銘 并序

此鐘安永八年、己亥四月、伊豫國新居郡西條城主
從四位下行左近衛權少將源朝臣賴謙、命城東滿
福寺第二十一世慧恩所鑄、以警十二時、尾張國學
正細井德民、作之銘曰、彼其在職、以朝以夕、進退勵
耕、不失厥德、彼其爲力、以動以息、出入翼織、不失厥
食、鐘之所敕、永福邦域、安永十年、辛丑四月、四日、

建中寺鐘銘 并序

慶安四年、辛卯五月、敬公之影堂建中寺成、瑞
龍公使法印林道春銘其鐘、遂以本寺爲世世 廟
兆、其後百三十五年、至天明五年、乙巳正月、二十三
日、北郊失火、延及本寺、群廟皆災、獨 真巖公之
廟免、公恐懼震慄、卽命戒百司、再造極嚴、經營制
度、謹仍舊貫、及再鑄鐘、存道春舊銘、而命臣德民賡
其銘、銘曰、作之孔嚴、不儉其親、視之不忉、以訓其民、
歲時蕭蕭、斯祀斯禋、法音所警、罔以不夤、鐘之壽乎、
與國萬春、天明七年、丁未五月七日、

讀

讀徂徠先生著書

徂徠先生以不世之才、遭文明之運、學識宏博、持論卓拔、作論語徵、大學中庸解、辨道辨名、以教學者、以愚觀之、古今言經者、未嘗有如此辨且斷、然至不喜其學者、則猶禦寇讐何也、蓋其所論著、要皆明道之書也、作明道之書者、欲喻人適於道也、適於道如何、學以成德、德何期、欲為君子、君子何修、言行是已、言行何物為則、禮是已、禮言無不尚謙、禮行無不尚讓、

考之六經、其他莫可以適於道者矣、徂徠常以是教焉、而其所為、反之、視其註經、主黜宋儒、辨是非、爭曲直、窮刀筆之力、猶法吏之詰囚、其亦不知非君子之言哉、唯是英氣豪視、一世觀往者之無覺、而憤懣不自勝、急欲辨之惑、以破膠固之陋、是以不遑顧其言之過甚也、亦勢之必至耳、然則可乎、曰不可、如孔子之聖、深知之誠、信之者、僅僅不過七十有二、而孔子亦未敢以七十子望之衆人、其於陽貨也、曰諾吾將仕矣、其於司敗也、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其作

春秋也。曰：知我罪我者，其唯春秋乎！蓋亦貽法于萬世矣。不必求行當時也。嗚呼！祖徠非聖人，彼自有宋儒也。性理之說六百年，我惺窩氏而還立。宋學亦二百年，而欲以一旦剔去之。忱慨自奮，譬之捫赤子之舌，奪其所含焉。彼安知有旨柔乎？不喻之以德言，爭抗粗勵，以爲之辭，以救其弊。弊亦隨之，遂至使少年輩侮慢以爲賢，放論以爲辨。妄非先哲，輕視古人，終身讀書而莫知其所學爲何物矣。嗚呼！雖曰非其罪，吾不信也。子服景伯戒宰人恭，閔馬父笑其大滿，况

於君子講明道德，以訓天下後世乎？奚直情之無婉意，而質言之不從容也？學記曰：君子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不抑，則易開而不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言言徵諸六經，莫如祖徠者，而莫從其訓，何也？如使徂徠安定其辭，優柔其教，使信焉者悅，使疑焉者思，而不汲汲乎取信當時，則必使識者拜賜於後代焉。惜矣！規度短急，遂失立言之體也。孔子曰：有德者

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德。記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吾於徂徠亦云。然徂徠先生實不世之才，文明之英也。如二辨不可無取舍，然亦有見爾，非漫爲之說者。至有彼眈眈視猶寇讐者，自取之哉，自取之哉。

論

真田幸村論

豐臣氏之亡，真田幸村死之。或曰：避明就暗，倍興殉亡，勇則勇矣，抑暗乎機矣。是無替之言也。初，神祖欲取昌幸之沼田，而易之以他邑，不可，乃遣師

伐之，不克。

神祖怒，將大興軍往伐之。昌幸懼焉，使使豐公，追豐公與

神祖成，而益懼。質長子信幸，以與

神祖成。關原之亂，昌幸又與次子幸村爲秀賴城守。欲以報豐公也。然亦不強信幸之不從之。蓋知天命終在

神祖也。大坂之役，昌幸已歿。於是幸村致死秀賴，以成父之志也。然則其死已決於其父矣。明暗興廢其

又何問焉呼人唯知其死于義而未知死於孝孝義之決奮勇力戰東軍爲之辟易者以其殉父之志而不他顧也豈以闡于機爲之病哉

題跋

題孝女曾與像

我鄉志水子邑民善六之女曾與年四十餘而不嫁賃織困苦愛養其親志水子聞而嘉之乃除其租厚賞以表孝事聞公朝又有命賜曾與金讀其狀一事一淚其最可泣者善六出醉則歸常晚曾與常迓

之途一夕見其倒路傍醉甚藉州熟睡不可扶持走反取帳就帳而護之已驅蚊蚋以徹且云是此圖所貌也余觀圖咨嗟久之乃題曰有邦立教莫先於孝雖賤必賞誰不則效女之衣敝文繡難校

題忠女夏像

是潘朝所厚賜以褒賞忠女夏之像也夏者我知多郡古見村農夫只右衛門之婢也只右少而喪父比長得廢疾久之失田產奴婢皆散獨夏止而不去扶主母以養病子旣而衣食計盡主母乃知窮極無

生理而憫夏諄謹徒借飢餓厚喻使去不可又使夏兄弟喻之愈益不肯去曰我之初逢主之富而至于今之貧亦我命之無福也吾將棄阿主而安之日夜奔走賃傭苦作無所不爲僅以衣食二主時不得賃則行乞道路得食供之已則敝葛不掩體菜根不飽口憔悴骨立使見者酸鼻而毫無悔恨之色日欣欣以事二主爲悅三十年一日云今茲天明元年辛丑主母年六十三病主年四十七夏年五十七得能生存乎凍飢以及君上恩賜盡夏之精誠之所致也

閑水藤翁好善爲畫其貌示余余觀圖淚下因題之曰事君之能致其身也雖未必期光榮於後日而有光榮隨焉蓋所以至有死而不悔亦出茲艸野卑女豈有所知而期乎視天蒼蒼嗚呼亦何其報之彰著斯可以警士君子矣

題惠美子像

惠美子之所福在其喻人於釣焉凡釣者先擇餌釣無餌魚豈可得乎偶有得者彼見無以爲有也耳有餌則來無餌則去其所得之小大美惡一由其所施

之小大美惡矣。鉅其鈞，長其綸，而豐其餌，則可以出吞舟於江海不測之深焉。父以慈爲餌，子以孝爲餌。君以禮，臣以忠，夫義婦貞，兄友弟悌，朋友親信，各自修其餌，以相釣。農力其耕，以釣于田，工善其事，以釣于肆，商通其美貨，以釣于四方，推而上之，明明德於天下，帝王之所以釣兆民也。行仁政於邦內，公侯之所以釣萬民也。凡人之吉凶禍福，莫不由己者，亦猶魚大小美惡，莫不由餌者，其以釣喻人，惠美子之所福廣矣哉。抑人之知釣者，或鮮矣。夫釣不在朝，必在

野，而冠衣裳整如也，其慎獨如此，則人豈有疚乎內乎。故常猶然而笑於戲象神者，意亦微矣。

歌芝照乘跋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遽而相識，精神不接，况於遠方絕域，衣服殊制，言語異音，未嘗有一日之素，而俄然相會者乎。雖然，親之有道，禮而已矣。行禮之初，辭命先謹，而後相親相信，相笑相泣，遂至抽呈肺肝，以無相忌，亦禮之順人情也。今茲韓使之航海也，其途三千有餘里，苟從事筆翰者，若詩若文，爭序其殷勤，而

至得之歡心、以通縞紵之間、則彼已曰、不過四五人、蓋其交接之際、先施或失、亦唯辭命之難也、我友并君子章、既歡之於東都、本願寺中、而所得之報章、不啻罄其佩玖、亦能使彼親信笑泣、猶同鄉相逢、同言相語也、溫厚之風、乃使人欽則、其固耳、抑子章之修辭於彩毫焉、其美也夫、古人所謂辭之不可以已者、我觀乎此卷云、題曰歌芝照乘、取之彼詩句矣、

講餘獨覽跋

凡文陣之逆韓客也、攻者守者、挑戰者、結屯者、要皆

在期允當矣、不則相媾、不則交綏、抑何益彼此哉、我友喬卿不爾、其寓書於韓之諸學士、以論其所見也、一而不可、則又復之、蓋謂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夫我之直之、彼亦將直之、彼此之際、必將有益焉、乃條疏異同、文辭兼達、其爭也、君子宜乎彼羈旅之人、不敢辭勞也、雖未能遽服其心、然彼必尋而思之、思之則萬里之外、回首東顧、信我喬卿之言者、不必不有也、喬卿此舉、豈有意乎兩階之干羽耶、彼攻守之爲者、噫、下也、

楠公遺訓跋

今距湊川之役四百三十有餘年矣而人之泣楠公者猶疇昔之事也宜矣其忠勇絕倫震動當代世傳其遺書誡子而未知果其真否然其言嚴正展誦之間使人凜然米澤源士雲甚慕公之為人其於其子也必據公之訓其與親戚僚友相會也必亦一讀此帖以爲人臣之節如此則足矣蓋君侯聞而善之爲手寫一通以賜之士雲拜誓首受而退即裝以寶焉因屬民題其後曰是楠公之訓也而我君之筆也告

子子孫孫謹而莫失墜

晉齋先生遺戒跋

初德民聞仙臺有田邊晉齋先生久之得與其嗣東里子善君相識君大藩儒宗而其接人恭容遜言欲然不自足余時已知翁之訓能濟此賢矣去歲壬申冬先生卒君及訃余見示其遺戒一通余卒業喟然歎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於乎其先生之謂乎蓋自余寡聞以儒顯乎邦國者多矣抑至修令德以光其身保寵祿以榮子孫

則能有幾焉。今其易簣之際，亦唯切切以謙謹嚴戒。君子哉！若人宜矣。其宗師於大國，敬禮於數君，享福壽考，永以終譽。夫使後嗣監其積德累行，天報不虛。則所謂貽厥孫謀者，莫善焉。民晚生不堪敬慕，敢筆其尾以還之。

富嶽四時圖跋

人謂毛施美焉，豈唯謂巧笑如花，歡眸如珠，嬌容如風柳之枝哉？睹愁泣愠，罵顰眉捧心，無態不艷，而後真知爲絕世妙麗矣。芙蓉名山也，然睹風雲雪月陰

晴雨暘，無時不奇，而後真知爲海內僊嶽矣。此圖一拂極十二月之變毫末，蓋畫毛施而收其百嬌之手，也可珍。

鶴臺先生遺稿跋

德民少聞長門有瀧彌八先生，比來東都諸名士，每稱爲關西之碩儒。及先生之東，余友五伯有邀飲先生其家，爲介使見余焉。酬酢竟日，歡語甚親。至謂主人曰：何使相識晚也？遂辱忘年之誼，未曾有旬不相見也。先生志氣豪邁，體度敦重，信義接物，不假人一

笑然視其可教則便便扣端如滾流注泉與親友論服善如崩聞美言見美行淚即下至獻言於尊貴之前剛正不撓有求其言者辭曰我不文及不得已援筆則成文必雅正不事浮飾是余之所窺知者當時誠難有也既而西歸得病不起其孤士儀齋遺稿十卷東來屬余與井子章曰先人所友善莫二君若余於是歎曰嗚呼先生之才之優何為而不成蓋其志專欲講明經藝補益世道而為彼浮文命家無為為夫也此集也在讀者當識焉先生方在東都退食之

暇從容應諸侯之招而於米澤侯最為知遇集之成也余為士儀請侯序之士儀亦狀請子章銘其碑三撰互備矣因統其終始以題其尾

黃門紀伊公觀楓詩卷跋

觀物比興者君子固有所感焉爾桃夭葛覃螽斯麟趾豈徒其物近公遊後園獨詠霜楓楓

憲廟所手栽云今因敬其遺愛以寓誠後嗣亦自諸公子至大夫士賜命賡歌蓋欲長其敦厚而成其愷悌也恭以公之貽厥無所不至雖曰比蹤詩人可矣

是讀此卷之則也、

醫道荅問跋

余不知醫、然多識醫、而知醫者仁術、但其業之者、請無新故、應無親疏、慣以成習、或難乎忠厚、亦唯勢使然也、龜山內田長卿所作醫道荅問、國言平易、要便蒙士、而其所論反覆丁寧、博綜古今、得失必按、不敢阿所好、而妄逞是非、夷考治法、悉有經驗、此其意視病者如傷者也、非耶、嗚呼、不見長卿二十年、其精其技、一至于斯乎、自余之識醫之多、忠厚如長卿者鮮

矣、而今復將行、如有一旦之疾也、莫由請其治、活於是不能無慙然、筆其尾以還之、

玉堂琴譜跋

陶潛撫無絃、雖曰不解音、然猶知琴中之趣也、余也無絃亦無於琴、何言、抑自余之與浦上子相識、久觀其爲人、爲人溫厚、無與物忤、而好鼓琴自娛、古人云、聞琴瑟之音、則體靜而心閑、浦上子之於此器也、器與人合矣、如此譜則扶搖公子序之甚美、余不知而妄言、則非所以爲浦子之重也、

古梅園墨譜跋

余拙書不甚間筆墨佳否、但墨以古梅園為適已、園主人因中井子慶寄示墨譜、請題一言、開卷彫鏤極巧、枚枚如把、可以磨、自海內諸名勝、及華客韓人詩文、溢卷而至、讚園製如出一口、始余自以為不知墨、今而知余亦知之、哂然獨笑、呵凍書其尾、

服膺孝語跋

澗水先生嘗與余語、喟然歎曰、四書五經、學者言行之則皆具焉、人亦能誦習、而至其服膺其要言者、何

其鮮也、故每其有所筆著、必要其切近乎人、嗚呼、先生真良師、而子崇此刊、亦能奉師訓、不失墜者、

護花館隨筆跋

有好貨者、造櫃以貯、凡物之可以為奇者、隨得以居、久之櫃盈、則蓋而鎖閉、有有力者、一夜舉櫃負去、其終身所積、十百千萬、忽然烏有、學者少來之所學、曾臆之所記、亦不知其幾百千萬事、一旦宛入地、後者何所觀也、善貯者、積而能散、其用於是乎廣矣、善學者、能筆貽之、後來其惠亦大矣哉、抑手筆不倦、人常

難之堀田翁少而好讀書今年八十精神爽朗而筆
硯不乾其生平所聞睹隨記則隨成卷卷成則必質
之時賢時賢亦必有序言夫天而福伊人乎上壽可
期也則未可知其有惠于後來更爲幾百千萬也德
民少於翁十八歲幸亦面拜其賜而無藉手者敢撰
蕪言數行持以再拜乎諸賢之後云

賞菊詩卷跋

陶潛厭折腰而就松菊清則高矣抑亦未免有不豫
之意也森島氏之隱于官也一叢之菊任其妍媸一

樽之醪歌其暇豫豈所謂真隱者耶我讀其詩而想
其人而未能一相見以相醉彼此均處世而何巧拙
之天淵也人多以陶言翁而不知亦翁自期否以余
觀翁蓋漆園金馬之亞也

南溟詩集跋

余嘗聞長藩有山根侍讀有隣氏及其嗣龍八繼業
祇役于東都也始請余相見焉旣而相親焉乃齋詩
三卷以眎余曰是先人之遺稿也先人常嚮往于先
生而未及面謁不幸而歿矣今將梓之敢願得一言

以成其志哉。余受而卒業，慨然久之，乃曰：其詩也，其如此耶？其人也，其如此耶？其多賢友，亦如此耶？而有孝子龍八在焉，則有隣氏已可謂死而不朽矣。嗚呼！吾恨不得與斯人一相見於地上也。然今誦其詩以知其人，則吾之所不相識者，其唯面而已矣。亦奚多傷！且伯華國氏序之，其生涯之美，無不具悉者。蓋以久要之友而言焉，豈徒誦其詩以知其人之比乎哉？吾復何言，抑余深嘉龍八之聿修不惰，而克世其美也。則不能嘿嘿無一言，故不敢拒其請，題其尾爾。

耆闍窟山記跋

余童齡聞西來一比丘，話耆闍窟山羅漢寺，時已知豐有此山焉。比學于京，而與豐人語，則亦無不稱說其奇者。余以爲皆誇境土之勝也。後西遊客長崎，有老村儒自言，少來好山水，遐邇幽僻，不有不探索者。而至耆闍窟之奇絕，則口不可得言也。文不可得記也。唯遊者能自知矣。余之神遂竦，欲東歸之便，必一濟其勝焉。旣而鄉信報先慈之病，狼狽上途，並日倍程。雖勝區名景在行之左右者，皆不顧而去，豈有意

問豐之山哉、盛壯而講業於東都也、門下徃徃有豐人、亦復說山而不置、余曰聞之久、無徒使吾耳底痒矣、近與中津文學舍善卿締交、來徃日親、今春善卿暫歸藩、余謂之曰、君自有文手、幸爲吾能掣耆闍窟一片之雲來乎、善卿哂笑而去、及其旋反也、示遊山之記一通、則其二十四境、怪巖竒石、神造鬼削、鬱勃乎湧出乎眉睫間、恍惚如夢、吾其寐之寤耶、將吾神之飄飛而徃耶、不覺手額而起、瞪睨西天久之、於乎善卿文固巧、然其層層竒出之、至于斯也、蓋亦五百

大阿羅漢歡喜其來、而相偕揚其靈、以鼓動善卿之氣之所助也、讀之又讀、自忘老拙、敢筆其尾云、

雜文

雉雛

余家之雞雛、相戲啄于庭、有一雉雛、自竹叢中跳而從之、蓋以爲己之類、衆雛見之、驚擾悲鳴、呼母、母雞怒走于雉雛、一啄斃之、嗚呼、古今善良、常爲群小所斃、亦與雉雛同歎、鷄雛忽見雉雛之毛羽、與己異、豈得不驚擾悲鳴而呼母雞乎哉、雉雛固不知己之毛

羽與雞雛殊異故見雞雛而不自疑徒為其母所啄
死焉夫君子善良固無害人之心故動不慮群小有
害已之心也然自群小視之不啻如雞雛之於雞雛
耳故自古君子之處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履薄水

余素文錄錄林煥和于與齊一錄錄自於蘇中煥而

錄文

錄文

平洲先生嚶鳴館遺稿卷之七

